

高僧傳

壹

14
1475
20



1432
80

道光丁未鑄

高僧傳

海山館叢書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

門 1. 4
號 1475
卷 20

高僧傳序

高僧傳序

高僧傳序

高僧傳序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益漸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

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
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
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
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
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
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
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
桑間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
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

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
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
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
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
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
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
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
求更爲蕪昧琅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
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

高僧傳序
二
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
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
于卽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
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
減其事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
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
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寓覽羣作輒搜檢雜錄
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歷
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

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
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傷出附見者二百
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日譯經二日義解三日神
異四日習禪五日明律六日遺身七日誦經八日興福
九日經師十日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
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宏法震且開明一
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
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宏
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

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恆體始標大意猶類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儀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

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實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卷首 序終

番馬孟鴻光核

高僧傳目錄

第一卷

譯經上 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雒陽安清

雒陽支迦樓識

竺佛朔
支曜

安元

嚴佛調

魏雒陽曇柯迦羅

康僧鎧

康巨

康孟詳
帛延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武昌維祇難 法立 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聶承遠 聶道真

長安帛遠 帛法祚 衛士度

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長安曇摩難提 趙政

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長安竺佛念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第二卷

譯經中 十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長安弗若多羅

長安曇摩流支

壽春石磻寺卑摩羅叉

長安佛陀耶舍

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河西曇無讖 安陽侯 道普 法盛

第三卷

譯經下 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黃龍釋曇無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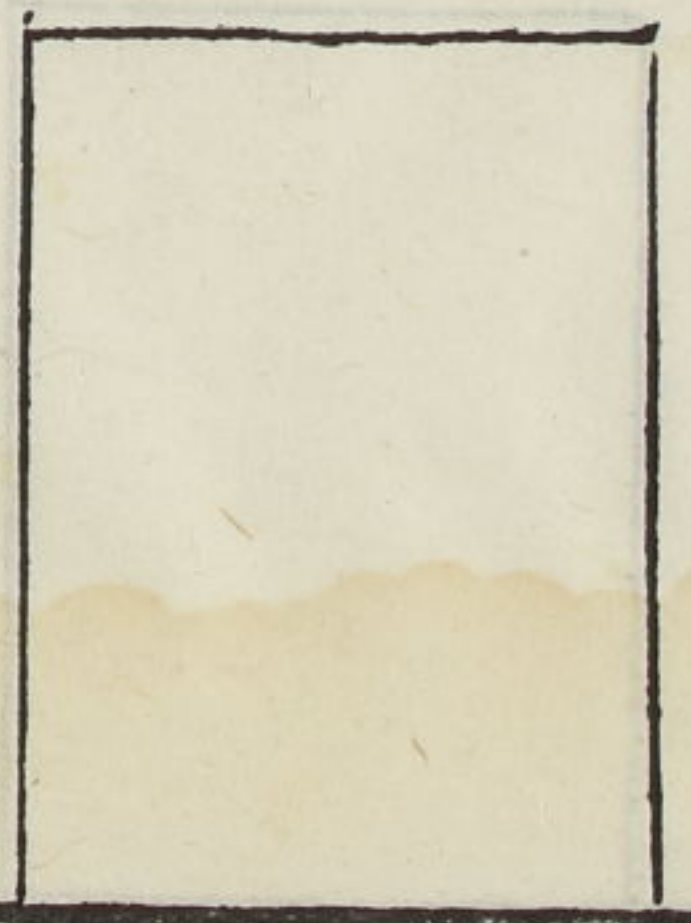
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河西浮陀跋摩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六合山釋寶雲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京兆釋智猛

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僧伽達多
舍伽羅多哆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低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第四卷

義解一 十四人

晉洛陽朱士衡 竺叔蘭 無羅义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習 曇相

中山康法朗 令韶

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剡東岬山竺潛 竺法友 竺法蘊 竺法濟 康法識

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虔 竺法仰

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于法道 支法淵

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燉煌于道邃

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始寧山竺法義

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第五卷

義解二 十五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蒲坂釋法和

太山竺僧朗 支僧敦

曇壹 曇貳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荊州上明竺僧輔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荊州上明釋曇徽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僧常

法濬

長沙寺釋曇戒

於潛青山竺法曠

吳虎邱東山寺竺道壹

帛道猷
道施

道寶

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曇試

智明

第六卷

義解三 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蜀龍淵寺釋慧持

慧巖
道泓

僧恭
曇蘭

廬山釋慧永

僧融

廬山釋僧濟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

慧要法幽

曇順道恒

曇詵道授

長安大寺釋僧碧

宏覺

彭城郡釋道幅

長安釋曇影

長安釋僧叡

僧楷

長安釋道恆

道標

長安釋僧肇

第七卷

義解四 三十二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寶林慧生

法寶

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法智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僧馥

法業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僧睿

京師祇洹寺釋慧義

慧琳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种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江陵辛寺釋曇鑑 道海 慧龕 慧恭
曇泓 道廣 道光

廬山陵雲寺釋慧安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 雲同

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含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莊

吳虎邱山釋曇諦

壽春石礧寺釋僧導 僧因 僧音 僧成

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閻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丹陽釋梵敏 僧籛

京師中興寺釋道温 僧慶 慧定
僧嵩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 曇濟 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下定林寺釋僧鏡 曇隆

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曇度 元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道堅 慧鸞 慧敷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慧 道明 道憑

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慈 慧整 覺世

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第八卷

義解五 二十七人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

慧記 道登

僞魏釋曇度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元趣 僧達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 曇繼 僧表

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僧最 敏達 僧寶

京師湘宮寺釋宏充 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 法愛 法常 智興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常 智興

蜀齊后山釋元暢

上定林寺釋僧遠 道憑 法令 慧泰

荊州竹林寺釋僧惠 曇慎 慧做 僧岫

上定林寺釋僧柔 宏稱 僧拔 惠熙

山陰法華山釋惠基 僧行 道恢 慧旭

京師謝寺釋慧次 僧寶 僧智 法珍 慧調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 僧嚮 僧猛 法寶

京師太昌寺釋僧宗 曇准 法身 法真 慧令 僧賢

京師中寺釋法安 慧光 敬遺 光贊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琅邪嶧山釋法度 法紹 僧朗 惠開

梁京師治城寺釋智秀 僧若 僧瘡 法整

荊州釋惠球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欣 智做 法岡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僧韶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 僧成 僧寶

上定林寺釋法通 聖進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法藏 明慶

剡法華臺釋曇斐

第九卷

神異上 四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 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

常山竺佛調

洛陽耆域

第十卷

神異下 十六人

晉洛陽磐鵠山健陀勒

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襄陽竺法慧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霍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偽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 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 僧覽 法衛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 法楷

荊州釋僧惠 慧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 僧朗

第十一卷 習禪 明律

習禪 二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慧開 惠真

長安釋慧鬼

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偽魏平城釋元高 慧崇

長安寒山釋僧周 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 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恆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僧謙 法達

武昌樊山釋法悟 道濟 法隱 慧勝

超志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 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吳閑居寺釋僧業 慧光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瓌 道遠

彭城郡釋道儼 慧曜

江陵釋僧隱 成具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閑心寺釋道榮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

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第十二卷

志身
誦經

忘身

十一人

晉霍山釋僧羣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高昌釋法進

僧遵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偽秦蒲坂釋法羽

慧始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

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交趾仙山釋曇宏

誦經 二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越城寺釋法相 曇益 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澗寺釋道罔

廬山釋慧慶

臨渭釋普明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 僧恭

京師彭城寺釋僧覆 慧林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 僧念

永興栢林寺釋宏明

京師靈根寺釋慧豫 法音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

法明

僧志

法定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

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

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

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第十三卷

興福
唱導

經師

興福

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

竺慧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南海藏薇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釋法獻 元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 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曇憑

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 十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長干寺釋曇穎

瓦官寺釋慧璩

靈味寺釋曇宗

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興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正勝寺釋法願

齊隆寺釋法鏡

目錄終

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安清三

曇柯迦羅五

維祇難七

帛遠九

僧伽跋澄十一

僧伽提婆十三

竺法蘭二

支樓迦識四

康僧會六

竺曇摩羅刹八

帛尸梨蜜十

曇摩難提十二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會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卽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

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宏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以啓王王卽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
之師時蔡愔旣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
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旣達雒陽與騰同止
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
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
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
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
倚像是優田王梅檀像師第四作旣至雒陽明帝卽令
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

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
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旣至眾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
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
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
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鷓忽謂伴曰
鷓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故雋異之
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
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旣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

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
遊方宏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
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卽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梵
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
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
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卽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
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
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
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

曠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
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
之對卿明經精勲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
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
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
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
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
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
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

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
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
舫卽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
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
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
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廟神周迴千里
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
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且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
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

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
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
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
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
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卽以廟物
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卽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
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邾亭
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

高僧傳卷一
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尙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
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旣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賽與漢殊

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按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邾亭廟神爲立寺竟福

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封函材
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
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
高度邲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
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
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邲
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
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
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

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會
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
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奪僧會以晉太康元
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
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
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
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
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
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

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
尚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
謬諸過乃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
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
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
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
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
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宏道之士也

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賈道
行經來適雒陽卽轉梵爲漢譯人時滯雖有失自然棄
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若三
昧讖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
安元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沉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
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賞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
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
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元與沙門嚴佛調共出
法鏡經元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

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元趣也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

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己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慙慙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觀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賈卷入房請一比邱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

高僧傳卷一
至雒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
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
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
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
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
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
之末來至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
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陽譯出曇
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

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
不知所終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
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行甚
峻爲人宏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
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
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
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謙譯出衆經有支
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

高僧傳卷一
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
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
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
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
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
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
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
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
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
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
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爲矯
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檢
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
卽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
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
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
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

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

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碯碯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碯碯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

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
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
有淫祀者昱曰元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
霆破山聳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
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
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
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
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
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

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
略言卽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
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
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
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
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
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
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
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卽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

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
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
女卽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
會卽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爲數析辭甚精要皓先
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
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
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卽就會受五戒
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敬

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麤不及妙義唯敘報
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
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
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頌聲清靡
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
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
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
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
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

高僧傳卷一
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
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卽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
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
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爲之贊曰會公蕭
瑟實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黜
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
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
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
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時有天竺
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
家旣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
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歟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
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旣覩
沙門神力勝已卽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
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尚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
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爰來至武昌
賈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卽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

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父譯爲漢文父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

護乃慨然發憤志宏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賫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宏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恆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

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
令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宏懿濯足流沙傾拔
元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
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
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
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
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
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
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

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
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
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
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
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
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
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
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啟父出家辭理切摯父不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雋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
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
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
末太宰河間王顓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
至閉晨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
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
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
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已僚佐
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

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
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
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
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
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
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
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峭岫之
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
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

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尙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

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旣博涉多嫻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有令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

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氏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隱几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臥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閻軌太伯旣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

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尙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歛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作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沖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及

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顛爲僕射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顛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旣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

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厯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蜜乃爲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爲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裔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至非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儔以神風頌朗越過

之遠矣蜜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僧伽跋澄此云衆現屬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宏化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釋梵文

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賈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二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嫻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

苻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韶年離俗聰慧夙成研
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聞誦增一阿含經博識
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
涉諸國常謂宏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
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
盛苻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
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
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

義學請僧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
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迄春
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
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
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
字文業雒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偽秦著作
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
而無兒時人謂闔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
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
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
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
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
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
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迹商
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
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

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
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人道之府也
爲人儁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苻
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
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
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
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
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雒陽四五年間研講
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

高僧傳卷一
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
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
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
賓聞其至止卽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
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
去華存實務盡義蘊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
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
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
廣招學衆提婆旣至珣卽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

僧畢集提婆宗致旣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
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
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
易啟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
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屬賓沙門僧伽羅
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
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
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朗有通敏

高僧傳卷一
三
之鑿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雅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

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于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屬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羣陶思入禪遊心七覺時入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兕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尅責年將三十尙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

高僧傳卷一
宏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
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旣而踰
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
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
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爲
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
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旣至深加禮異會有天
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
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宏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

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
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大宏禪法
其有味靜之寶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
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
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
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
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
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
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

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
度初為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
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
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
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宏尼交州
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宏光等諸
尼習其遺風東土尼眾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音釋

鋒鏑 鋒鏑容切 劍鏑也 惜於金 錐與洛 雋祖峻切 與
也 薨呼肱切 薨無匪切 薨邾居雄切 邾渠委切
也 薨公死曰薨 焯徒昆切 焯不與也 邾亭湖名 邾跪也
焯許勿切 焯焯郡名 焯同 邾出扶風 邾縣嶠嶠
嶠胡交切 嶠嶠山名 嶠牛豈 日磳日音密 磳丁泥 嶠寶
也 此云賤種 齧徒聊切 始 葺直良 闍衣廉 覈下草切
齧居刈切 齧齧齒也 兕序姊切 似牛 兕一角獸也

高僧傳卷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中

晉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畢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跋跢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



高僧傳卷二
一
侗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
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
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
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鬘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
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而懷什什在胎
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旣多又有得道之
僧卽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
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
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

生之後還忘前言久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
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
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志落髮不咽飲食至
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且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
故猶不嘗進卽勅人爲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
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
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旣
過師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
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

高僧傳卷二
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卽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卽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卽請人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鶩腊一雙粳米麩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

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邈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雋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

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
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
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
許焉卽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
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
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
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筭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
爲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
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

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
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
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爲什說阿耨達經什聞
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
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旣執有眼根彼據
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
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鋤石
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
毋進到溫宿國卽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

高僧傳卷二
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
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卽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
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温宿迎什還國廣說諸
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
覽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
請開方等經與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
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
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
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尊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

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
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
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
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
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
知是魔所爲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
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
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
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

高僧傳卷二
五
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宏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卽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尙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綿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指

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

高僧傳卷二
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
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
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
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
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
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
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
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
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

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爛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
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
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曰下人從東方
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
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
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
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
室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
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

高僧傳卷二
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
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
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
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
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
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
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
每皆殄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
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

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
威聲勢必全尅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
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爲
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尤甚器之
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乂云能差資疾光喜
給賜甚重什知乂誑詐告資曰乂不能爲蓋徒煩費耳
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
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
出復繩本形旣而乂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

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

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宏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聞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宏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變為菡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勅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

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
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
出衆經什既率多詰誦無不究盡博能漢言音譯流便
既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
是興使沙門僧習遷法欽道流道恆道標僧叡僧肇
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小品什持梵本與執舊
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
欣讚興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
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

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
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
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
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
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
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
諸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
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
微元構文外每恐言舛人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羣

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詒什語見
遠傳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
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
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
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
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
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
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
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

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
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
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元奧什爲人神情鑿徹傲
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
已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
莫二若一旦辭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
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
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
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義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

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眾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

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宏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偽秦宏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宏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每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

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鬪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
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
階聖果以僞秦宏始中振錫入關秦王姚興待以上賓
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
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宏始六年十
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
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遽疾奄
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

痛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
名以宏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
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
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
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
是鬪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爲之
傳譯十誦之中文殆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
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贊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

高僧傳卷二
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宏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
人必情無所恪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
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者日
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
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旣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
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
煩未善旣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
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
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沉靜有志力出家履道
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宏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
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間什
在長安大宏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
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宏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
禮敬待义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义乃出遊關左
返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
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
逐其義要改名善誦义後賫往石澗開爲六十一卷最

高僧傳卷二
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
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
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
律藏大宏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
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
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
行於世爲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
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
人亦號爲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屬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
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蹙不
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卽請
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
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
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殞師密異
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任寺常於外分衛
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恆乞食供之至年十九
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

高僧傳卷二
少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
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
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
方受具戒恆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
虛中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
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
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
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
敬什旣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卽位時

苻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
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
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
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
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糧
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
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
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
卽便夜發比至且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舍曰

言傳傳卷二
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
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
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
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
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宏宣法教宜令文義圓
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
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
信千載也興從之卽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
曰明旨旣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旣厚脫如羅什見處

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
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
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
日疑難猶豫尙未操筆耶舍旣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
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
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旣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
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
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
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

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卽以宏始
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
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與
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
門五百人皆重瞻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
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
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
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賢三歲

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
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
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
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羣經多
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
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
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躔至兜率致敬彌
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
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宏化備觀風俗

高僧傳卷二
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
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卽諮詢
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馱跋陀者出生天竺那
呵梨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齒出家已通解經論
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
以振維僧徒宜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旣要請
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
載綿歷寒暑旣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
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

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
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威
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
主乃止旣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
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爾賊
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
長安卽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元微多所悟
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
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

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
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
唯色常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
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
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
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
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
微微無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
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

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
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旣而弟子傳告外人關
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宏禪業四方
樂靜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偽
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
賢未卽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誹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
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墻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
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碧道恆等謂賢曰佛尙不
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

高僧傳卷二
三
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
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
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
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
去悵恨乃謂道恆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
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
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
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
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

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
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
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旣而訊訪果是天竺五
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
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
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
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
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卽呼
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旣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

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啟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顓右衛將軍褚叔度卽請賢爲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梵妙得經意故

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先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毳毼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讖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羣誦經日

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
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識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讖雖
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
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卽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
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讖久迷大方於是集衆
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
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
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
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

義何爲見怒侑人爲之寒心而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
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
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
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
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
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賈大
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
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
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

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
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
且讖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
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呼與
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宏通欲請出經本
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卽翻於是
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
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
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

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
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
言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
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
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僞元始
三年初就翻譯至元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秦方竟
卽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
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讖嘗告蒙遜云有
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卽以術加

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偽承元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卽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讖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壽聞讖有道術

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卽加兵遜旣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祕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讌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蹙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

欵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
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
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宏
文所知宏文者遜所遣聘魏之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
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吝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
義和三年三月識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
去乃密圖害識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識
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
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

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旣而遜左右
常白曰見鬼神以劒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讖在
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讖受菩薩戒讖云且悔過
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讖求受讖忽大怒進更
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禪且定卽於
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
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讖說之未至數十步讖驚
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
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

高僧傳卷二
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
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
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
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
志疎通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宏闡佛法安陽乃銳意
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卽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
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
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
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

安陽從受禪祕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旣而東
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卽
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晦
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彌勒
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顓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
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旣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
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
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
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識所出諸經

高僧傳卷第二
 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
 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
 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
 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
 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
 能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
 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
 表並經往佛國云

高僧傳卷第二

音釋

倜儻 倜他歷切儻他曩切倜儻卓異也 龜茲 龜音邱茲墻之 麤 麤於琰切倜儻卓異也
 黑 倜儻卓異也 子 倜儻卓異也 媵 倜儻卓異也 金 倜儻卓異也 纂 倜儻卓異也 吐也噉於 孽 孽呂員切手拘孽也 月切嘔也 孽 孽呂員切手拘孽也 殞 殞疾智切烏人骨也 媵 媵女也 覲 財施覲初覲切 舶 舶大船也 盧 盧切維 黷 徒谷切痛 碧 良灼 毳 毳他合切毳都舟索也 覲 覲而苟也 毳 毳他合切毳都也 舛 昌充切覲 徒歷切 相背也 覲 覲也

高僧傳卷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下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一

黃龍釋曇無竭二

建康隆光寺佛馱什三

河西浮陀跋摩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五

六合山釋寶雲六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七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八

上定林寺曇摩密多九

京兆釋智猛十

道林寺曇良耶舍十一

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十二

齊正觀寺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齟齬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

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眾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

高僧傳卷三
經律外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
慧應慧鬼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
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標行路
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
頃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
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傷施梯道凡度七百餘
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
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
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平顯撫之泣曰

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
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暹暝
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
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
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
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
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
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
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

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
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
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羸
素而神氣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
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
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
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
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
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虵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

孟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
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
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
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
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
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
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
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大舶
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懼卽取雜

高僧傳卷三
四
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
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
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
船震懼衆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
一人故令大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
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
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俛
而止旣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
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卽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

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
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
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
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宏通所期未果不得
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
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
萬言顯旣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
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
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

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
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
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
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
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
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賣旛蓋供養之具發跡此土
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
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水

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
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
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
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
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
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
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
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
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觀自沸水船後至

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
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
證聖果無竭請為和尚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
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為糧同
侶本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
經危棘而繫念所費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
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出
象驚惶奔走後度恆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
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

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船
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
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愛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
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屈于揚州先沙門
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
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
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律什執
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

高僧傳卷三
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爲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
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沉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
羣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爲心要宋
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慄少遊葱
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
虛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爲翻譯時蒙遜已
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卽
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

郭筆受沙門慧高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
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爲之作序有頃魏虜拓
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
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納衣宴坐
蔬食永歲每以本域邱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詰遂
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
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
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

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比丘亦是彼國
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
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
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于山東精
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
安尅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
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良
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
敬精竒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

恢卽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旣屢請慊至二人推
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卽住始興寺嚴性
虛靜志避誼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卽枳園
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
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
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
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
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
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恆見鬼來吁呵駭

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爲天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

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狗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

高僧傳卷三
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
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
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
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
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宏道絕域
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
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
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衆經
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宏通法藏沙門慧

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
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
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
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
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
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
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
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

高僧傳卷三
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尙不能代况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

議曰跋摩帝室之胄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宏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且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卽奉命受戒漸染旣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

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踏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悞王不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

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卽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儒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船欲向一小

高僧傳卷三
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
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
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
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髮髯耆闍乃改名靈鷲於
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
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污時衆道俗莫不肅然
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
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
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

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
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
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杼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
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
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
室瀾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
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
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
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狗物不獲

高僧傳卷三
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
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
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爲
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
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
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
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
宏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
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

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敕住
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
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往還肩隨踵接
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
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
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
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二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
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
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

高僧傳卷三
三
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
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
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
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
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
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
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分學宋語別因西域
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
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衆咸崇

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
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
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
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
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卽趺坐繩牀顏貌不異
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
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
者卽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
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氛氲麗空是時天

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
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
會虜寇侵疆未及諮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
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偽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爲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膨脹虫爛壞
臭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蛾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屍觀 放捨餘聞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恆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輕身極明淨 清涼止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高僧傳卷三
二
朽壤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濡
如是方便修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鈎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猿猴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脩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爾爰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劍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爰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眾相生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畢 離垢清涼緣

高僧傳卷三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眾妙相
今我不宣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舍
從是名留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于海
閻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颺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真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眾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有戒德
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于京

高僧傳卷三
三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
平元年平陸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
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
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
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
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
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摩爲
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爲矯異執志不
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旣德

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
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
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
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卽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
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
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
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旣傳經事訖
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
人船還外國莫詳其終

高僧傳卷三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且師敕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有去心神又降夢曰

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旣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椽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巖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荆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

高僧傳卷三
三
訊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
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卽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
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
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法以
三寶爲已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
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
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
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爲鍾山鎮
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

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
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
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卽神足弟子宏
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
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
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蜜多之發闕賓也有迦毗羅神
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
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影
不現遂遠從至都卽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

高僧傳卷三
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于鍾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宏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陵危度險有

過前倍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闚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下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晝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旣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

言作傳卷三
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
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
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
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
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
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宏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
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
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
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

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
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
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
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
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
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曷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
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
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

高僧傳卷三
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
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舍
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合卽筆受以此二經是
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
孟顓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顓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
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宏道禪學成羣後
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哆
僧伽羅多哆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
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

多思惟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
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
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哆此云衆濟以宋景平
之未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
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卽
宋熙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
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筭醫方呪
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等讀驚悟乃深崇佛

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卽
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
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
取經匣卽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
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誦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
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
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
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船汎海中途風
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

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
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共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
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旣至京都敕名
僧慧嚴慧觀於新亭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
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
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東帶造門於是京師遠
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
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
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

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
 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
 殿卽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
 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
 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
 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
 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卽旦夕禮懺請觀世音
 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劔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
 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卽以劔易首

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
 心神喜悅且起語義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
 未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
 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
 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
 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
 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
 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
 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

高僧傳卷三
三
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卽脫
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
元謨督軍梁山世祖敕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
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卽時引見顧問委曲曰
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旣染豐戾分當灰粉今得
接見重荷生造敕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
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
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敕住後堂供施衣物給
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

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
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
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
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敕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
府讌會王公畢集敕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
祖遙望顧謂尙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
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
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卽應聲答曰貧道遠
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

高僧傳卷三
一死在帝嘉其機辯敕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
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
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
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
所安旣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
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卽其處也大明六年天
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
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
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卽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

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
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敕
見慰勞賜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
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
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念便與太宗
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
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
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
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建中來止京師死官禪

房恆於寺中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求索那毗地此言安進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懃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

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為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誦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為人宏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為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

高僧傳卷三
三
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
敕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
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
執筆受現行於世

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
迦葉阿難未田地等並具足任持八萬法藏宏道濟人
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
羅達磨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
合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磐頭別於方等深經

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
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轉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
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
一臺一葢動覆恆國直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
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
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為浮屠之主或
號為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
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
竺法蘭懷道來化挾策孤征艱苦必達傷峻壁而臨深

躡飛緇而度險遺身爲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
土後學與聞蓋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讖康會竺護等並
異世一時繼踵宏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
詰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叔
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
三復辭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曰隨
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
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與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
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爲宣

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恆肇皆
領悟言前辭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
鬱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遺
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覩自像
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比邱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
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合五部毘度
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逼
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或以時運澆薄
道喪人漓故所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

高僧傳卷三
璋一玷也又世高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
成務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
雖諸漏已盡尙有貫腦之厄比于雖忠謹竭誠猶招賜
劍之禍匪其然乎聞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
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
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
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壑其身故爲矯異然而達量君子
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迹
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

義卽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
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附杙前
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
勇等發跡則結旅成羣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
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
典謂言廣讀多惑斯益惰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
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胷襟而不博尋衆
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
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治經論雖

復祇樹息蔭元風尙啓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勗歎贊曰

頻婆拏唱

疊教攸陳

五乘競轉

八萬彌綸

周星隱曜

漢夢通神

騰蘭識什

狗道來臻

慈雲徙蔭

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

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三

音釋

亘

居良切

齒

初覲切

恒

古恒切

杙

與職切

慄

古火切

慄慄也

惘

惘苦本切

惘

惘至誠也

詔

彌正切

鄮

莫侯切

鄮

鄮時戰

切

鄮

哆

丁可切

髮

此宰切

艦

下斬切

詁

果五切

詁言也

高僧傳卷三

終

番禺孟鴻光校

